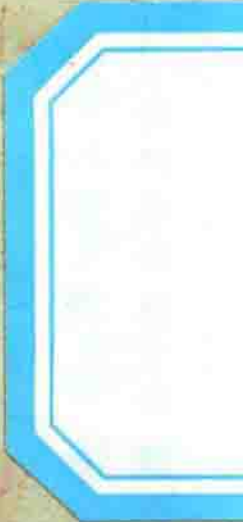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英美文庫第七十五種

種五十七第庫文方東



社編印
館發行

鶯和薔薇

英國王爾德著
愈之譯

那少年學生哭着說：『伊說過的，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，伊便和我跳舞了。可是我的花園裏沒有紅薔薇呵。』

鶯兒在柳樹裏的巢上聽着，從樹葉中間向外張望，心裏很是詫異。

他美麗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哭着說：『沒有紅薔薇在我那花園裏！幸福是靠着這麼一件小事呵！一切聖賢人寫下的我都讀過，一切哲學的祕密我都知道，但沒有一朵紅薔薇，竟會得把我的生活傷壞呢。』

鶯兒說：『這倒是一個真正的「有情人」了。我雖沒認得「有情人」，可是每日

晚上歌詠他，每日晚上把他的故事說給星兒聽，現在我居然見着他了。他的頭髮和風信子一樣黑，他的嘴唇和他所要的薔薇花一樣紅；可是「傷感」使他面龐像一塊蒼白的象牙，「憂愁」又在他額上蓋了個印子。」

少年學生自語道：『明天晚上王子開跳舞會，我那愛的是在場的。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，伊便同我跳舞到天明。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，我便好把伊抱在臂上，伊的頭靠着我的肩，伊的手握着我的手。可是我的花園裏沒有紅薔薇，所以我只有孤零零的坐着，伊將在我旁邊走過，全不理會我，於是我的心將要碎了。』

鶯兒說：『確鑿是個真正的「有情人」了。他所喫苦的，是我所歌詠的；他當作苦痛的，是我當作歡樂的。「愛情」確是一件奇異的東西。這東西比碧玉更寶貴，比貓眼石更值錢。這不是珍珠和石榴所能買得的，也不是陳列在市上的。這不是可以向店家去買的，也不是秤黃金的天平所能秤的。』

少年學生說：『奏樂的人坐在廊下把絲絃奏着，我那愛的合着箏篴胡琴的聲

音跳舞着。伊跳舞起來這樣輕捷，甚至於足不着地。那些穿華服的獻媚的人聚在伊周圍。可是我呢，伊將不同我跳舞，因為我沒有紅薔薇送給伊。於是他倒在草地上，手捧着頭大哭起來。

一隻小綠蜥蜴豎着尾巴在他旁邊跑過，問道：『他為什麼哭呵？』
一隻蝴蝶在太陽光下飛着說：『真的為什麼呵？』

一枝延命菊用和緩低弱的聲調，向隣居說：『真的為什麼呵？』

鶯兒說：『他是爲着紅薔薇哭。』

他們都叫起來：『爲紅薔薇麼！真是笑話！』小蜥蜴是喜歡嘲笑的，便大笑起來。

但鶯兒知道學生的心事，伊靜靜的坐在柳樹裏，心裏想着『愛之神祕。』

伊忽然展開棕色的翅膀向空中高飛。像影一般的飛越過叢林，又像影一般的橫過花園。

在草地中央栽着一株美麗的薔薇樹，伊見了便飛到上面棲在枝上。

伊叫道：『給我一朵紅薔薇花，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。』

但樹搖搖頭。

樹答說：『我的花是白的；和海水泡沫一樣白，比山上的雪更要白。但請你到我兄弟那邊去。他生在那舊日晷的周圍。說不定他會把你所要的給你的。』

於是鶯兒飛到生在舊日晷周圍的那薔薇樹上頭。

伊叫道：『給我一朵紅薔薇花，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。』

但樹搖搖頭。

樹答說：『我的花是黃的；和坐在琥珀座上的 *Mermaid* 的頭髮一樣黃，比在刈草的人拿鐮子過來之前開在草場上的水仙花更要黃。但請你到我兄弟那邊去。他生在那學生的窗子下面。說不定他會把你所要的給你的。』

於是鶯兒飛到生在學生的窗子下面的那薔薇樹上頭。

伊叫道：『給我一朵紅薔薇花，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。』

但樹搖搖頭。

樹答說：『我的花是紅的；和鴿子的腳一樣紅，比在海窟裏飄來飄去的珊瑚的大扇子更要紅。但我的脈管被寒天凍凝了，我的嫩芽被霜雪摧殘了，我的枝葉被風雨打壞了，我今年不會開花了。』

鶯兒叫道：『我只要一朵紅薔薇就够了。只要一朵紅薔薇！有什麼法子想麼？』

樹答說：『法子是有了一個，但這法子太可怕了，我不好和你說。』

鶯兒說：『和我說了罷，我不會害怕的。』

樹說：『你若是要一朵紅薔薇，你可以在月光下用音樂做出來，再把你心裏的血染上去。你一邊向着我歌唱，一邊把你的胸膛貼在我的刺上。你整夜的唱着，那刺刺着你的心，你的命血流進我的脈管裏，便變成我的血了。』

鶯兒叫道：『拚着死換得一朵紅薔薇，這價錢太大了。生命是比什麼都可貴的。坐在碧綠的樹林裏，看看駕着金車的太陽，又看看駕着珠車的月亮，多少快活！』

檀的氣味多少香，躲在谷裏的百合，和開在山上的灌木又是多少香！但愛情總比生命更好些，而且鳥的心那裏比得人的心呢？

於是伊展開棕色的翅膀飛到空中，像影一般的掠過花園，又像影一般的飛過叢林。

那少年學生還是照舊的躺在草地上，他美麗的眼中的淚還沒有乾。

鶯兒叫道：『不要悲傷，不要悲傷，你不久便有你的紅薔薇了。我將在月光下用音樂做出來，再把我心裏的血染上去。我不要用你的酬勞，只要你是個真的「有情人」便好了；因為「哲理」雖智慧，愛情却比「哲理」更智慧；「權勢」雖強大，愛情却比「權勢」更強大。愛情的翅膀是火焰色；愛情的本體也是像火焰的。他嘴唇和蜜一般的甜，他呼吸和香料一般的芬芳。』

學生在草地上仰着首看，又靜靜的聽；可是他不懂得鶯兒說的是什麼，因為他懂得的只有書本上寫下的那些事。

但那檲樹却聽得明白了心裏憂慮着，因為在他枝上做窠的那小鶯兒，是他很愛惜的。

檲樹低聲說：『唱一齣最後的歌給我聽，你去後我是很寂寞的了。』
於是鶯兒給檲樹唱歌，聲音好像水從銀瓶裏瀉出來似的。
伊唱完了歌，學生便立起來，從衣袋裏摸出一本抄簿和一支鉛筆。

他向叢林走去，自語道：『伊形態頗為美麗，這是不能否定的；但伊有沒有感情呢？恐怕是沒有。伊誠然像個藝術家；但只有外貌，沒有一點的心術。伊不見得能為別人犧牲自己。伊只知音樂，藝術是利己的東西，個個知道的。但無論如何，伊總能唱出美麗的調子。這些調子，可是全沒有意義，全沒有實際的用處，這才可惜呢。』
於是他走進屋子裏，躺在一張鋪草的小牀上，重又想起他的情人來；過一會兒他便睡着了。

月光照在天上的時候，鶯兒便飛到薔薇樹那邊，把胸膛貼在刺上。伊胸膛裏刺

着刺，整夜的歌唱；冰冷的水晶般的月兒，低下頭靜聽。伊唱了整夜，刺漸漸的刺入胸腔裏，伊自身的命血，也漸漸的衰下去了。

伊起初唱着小兒女心裏的戀愛。在紅薔薇樹頂峯上便開了一朵奇異的薔薇花；歌一首一首的唱着，花也一瓣一瓣的開着。花起初是蒼白的，像江上煙霧那樣的蒼白——青像『晨光之足』，白像『黎明之翼』。那樹頂上開着的薔薇花，好像是銀鏡裏照見的薔薇花影，又好像是池水中照見的薔薇花影。可是那樹叫鶯兒在刺上再壓緊些。樹叫道：『小鶯兒，壓得緊些罷，要是不然，花沒做成，天却要亮了。』

鶯兒在刺上越壓越進了；歌也越唱越響了，因為伊正唱着成年男女的情感。於是薔薇花的瓣上，漸漸的泛出紅色——一種嬌嫩的紅色，正像新郎和新婦接吻時臉上泛出的紅色那般。可是刺還沒有刺到伊的心坎，所以薔薇花的心還是白的；因為祇有鶯兒的心血，能把花心染紅呢。

樹又叫鶯兒壓緊些。樹叫道：『小鶯兒，壓得緊些罷，要是不然，花還沒成，天却要亮了。』

鶯兒在刺上越壓越進了，刺刺到了伊心坎了。伊覺着一陣劇痛了。痛越痛得利害，歌越唱得響亮。因為伊正唱着到死才完成的愛情，伊正唱着在墳墓裏永遠不朽的愛情。

於是奇異的薔薇花，變成深紅色了，像東方天色那樣的紅。花瓣的柄上變成深紅，花心也變成紅寶石那樣的深紅。

但鶯兒的聲音漸漸的弱了，伊的小翅膀拍着，伊眼上有一層皮蓋下，伊歌聲漸漸的衰弱，伊覺得有東西哽住咽喉。

於是伊奏着最後的調子。白色的月兒聽了，忘了天明，還留戀在天上沒回去。紅薔薇花聽了，顛來倒去的顫着，在寒冷的早晨的空氣中展開那花瓣。山神聽了，回到山上紫色的洞裏，把睡着的牧人們從夢中喚醒。江上的葦聽了，飄流下去，把這

消息送給大海。

樹叫道：『看哪！看哪！那花現在做成了。』但鶯兒沒有回答，已躺在豐草上死了，刺還刺在伊的心上。

中午時候，學生開了窗子向外張望。

他嚷道：『咦！奇怪的運道！此地有一朵紅薔薇了！我生平永沒見過這樣的薔薇花。這花多少美麗，我可以決定他一定有個很長的拉丁名。』於是他俯下身子把這花摘下。

於是他戴上帽子，跑到教授家裏，手裏拿着一朵薔薇花。

教授的女兒正坐在門口，在機上紡着藍絲，一隻小狗躺在伊的足旁。

學生嚷道：『你不是說過的：要是我送給你一朵紅薔薇，你便和我跳舞了。現在我拿了全世界最紅的薔薇花來了。你今晚把這花佩在心上，那麼我們倆跳舞的時候，這花會告知你我怎樣愛你呢。』

但是那女兒縐縐眉頭。

伊答說：『我怕這花不能和我的服飾相配；還有一層；侍衛官的姪子已經送給我許多真的寶玉，寶玉比花貴得多，誰都知道的呵。』

學生怒着說：『好！依我說來，你是忘恩負義的。』於是他把花擲在街道上。那花落在水溝裏，不久便給街上的車子輾碎了。

那女兒說：『什麼叫忘恩負義！老實說，你是個極粗鄙的人。況且講到底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不過是個學生罷了。我敢說像侍衛官的姪子鞋上繫着的銀扣子，你都買不起。』於是伊從椅上立起，走進屋子裏去了。

學生一邊走一邊說：『愛情是何等愚笨的東西！他的用處比起邏輯來，一半都趕不上。他連什麼都不能證明；他說的事情，都是不能遇到的；他教人相信全不真實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愛情是全然不切實用的；現在的時代，什麼都講實用，我還是歸到哲理上頭，研究研究形而上學罷。』

於是他回到屋子裏，抽出一本又大又積着灰塵的書，開頭念下去。

這是一本關於科學的書，書中充滿了各種奇聞異事，讀起來津津有味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

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

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

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他念著，念著，漸漸地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。

巨漢與小孩

英國王爾德著
朱樸譯

每天的下午，有許多小孩子從學堂裏出來，他們常常到巨漢的花園裏去遊玩。這是一個大而可愛的花園，有柔而綠的草，在草的上面，滿綴着很美麗的花像天上的星似的，還有十二棵桃樹在春天的時候開出嬌嫩的粉紅花和珠白花，在秋天的時候結着很多的果。百鳥都坐在樹上唱着很悅耳的歌，使得這些小孩子常常停止他們的遊戲去細聽。『我們在此地多快樂！』他們互相的叫起來。

一天，巨漢回來了。他是到他的朋友 Cornish Ogre 處去的，在那裏住了七年。七年之後，他說盡他所要說的話，沒有什麼可以再說了，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

家裏來。當他到家的時候，他看見小孩們在花園裏遊玩。

『你們在那裏做什麼？』他用了很粗暴的聲音喊起來，小孩們都跑了。

『我自己的花園是我自己的花園，』巨漢說道，『這是誰都曉得的，除了我自己，我是一個人都不許他進來遊玩的。』所以他就在四週圍築一座高牆，立着一塊告白板。寫道：

『越入私地者有罪！』

他原來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巨漢。

可憐的小孩們現在沒有什麼地方去遊玩了。他們想到路上去頑，可是路上很污濁並且滿載着硬石子，這是他們所不喜歡的。當他們的功課完畢之後，他們常常的沿着那座高牆徘徊着，談到裏面那個美麗的花園。『我們從前在那裏面多快樂！』他們互相的說道。

春天來了，鄉野裏都有纖纖的花開着，纖纖的鳥唱着，獨有那個自私自利的巨

漢的花園裏還依然是冬天。鳥因為沒有小孩們在那裏不高興唱了，樹也忘掉開花了。一次，一朵很美麗的花正從草裏抬起頭來，可是一見那塊對於小孩們很鬱抑的告白板，他就重複倒下去睡了。只有雪和霜是非常的欣慰，他們叫道：『春天忘掉這個花園了，我們要終年的住在這裏了。』雪把她的白大衫蓋在草上，霜把白銀色塗飾在樹上。他們再去邀請北風來和他們一塊兒住，他果然來了。他穿了皮的衣服，鎮天的在花園裏吼，把煙囪頂筒都吹下來了。『這是一塊極樂世界，』他說道，『我們必定要把雹冰也請來才好呢。』所以雹冰也來了。他每天總要在屋頂上錚錚的急響着三個小時，至少要等破碎了幾塊覆屋的石片，那麼然後就再在花園的四週用了他最快的速度跑。他的衣服是白的，呼吸好像冰。

『我不懂為什麼春天來得這樣的晚，』自私自利的巨漢說道，當他坐在窗口望着他的寒冷而白色的花園裏的時候；『我希望這種天氣變呢。』

但是春天總不來，夏天也不來。秋天給無論何處的花園裏金黃的果子，可是自

私自利的巨漢的花園裏她一個都沒有給。『他是太自私自利了，』她說。所以那裏常常是冬天，北風哪，雹冰哪，霜和雪哪，一天到晚的在樹林裏跳舞。

一天早晨，巨漢正在牀上醒着，忽然聽得和諧的音樂聲。這種聲音，到他的耳朵裏這樣的好聽，他想這一定是皇帝的音樂家在外面經過。其實，這不過是一隻小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叫罷了，但是因為他已經好久沒有聽得鳥唱，所以他以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音樂了。於是雹冰不在他的頭上跳舞了，北風也不叫吼了，一種微微的香味在開着的窗扉裏吹進來。『我相信春天終究來了，』巨漢說；他從牀上跳起來，眼睛望着外面。

他看見些什麼？

他看見一樁頂頂奇怪的景象。小孩們都從牆上的一個小洞裏爬進來，坐在樹枝的上面。每棵樹上，他總可以看見一個小孩子。那些樹是非常的歡喜小孩們重回來，他們自己身上滿蓋着花，再舉起他們的手臂輕輕的在小孩們的頭上搖。鳥